

# 有桑有柘

何频

三月三新郑祭黄帝的时候，与之交界的新密、荥阳，还有豫中的西平县也要祭“蚕神”嫫祖。尤其西平，这里称嫫祖故里当仁不让，当地百姓，一年两次祭祀轩辕黄帝的原配夫人嫫祖——紧挨着三月三，农历三月初六是嫫祖冥诞日；而四月二十三小满节气这天，小麦泛黄的时候，蚕茧刚下来就热热闹闹举办庙会谢“蚕神”。此庙会载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。

说来这中原地带蚕桑故事多多，南太行上下古来蚕桑业也甚是发达。我曾在文章里叙述自己在晋东南阳城县的见闻，对蚕桑业至今还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而惊奇。回忆我们兄妹俩在老家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的时候，家里养猪养大牲口，但春来依旧也要喂蚕。郑州现在桑树稀少，每年4月里洋槐树开花的时候，总有年轻的爸爸妈妈，带着孩子像没头苍蝇一样，到处找桑叶采桑叶偷桑叶，喂宠物蚕宝宝。当年我们随便够桑叶喂蚕，山里人不叫蚕宝宝，也不叫养蚕，直说喂蚕。蚕茧收获了，我的奶奶（那时候奶奶可能六十岁不到）将做饭的铁锅洗净了烧水，煮蚕茧缂丝，用线拐子缠丝，在线绳上晾丝。然后，我翻过东坡，去山外边赶会把丝卖掉换东西。那时候老人家不仅喂养吃桑叶的蚕，还喂过吃臭椿树叶的柞蚕。柞蚕，我们叫柞蚕。那种蚕发黄，不限于春天喂养，也不宜少年游戏喂养，带着刺毛很吓人的。

“前不栽桑，后不栽柳，门前不栽鬼拍手”。尽管还喂蚕，桑树在我们老家是自生自灭的，没有人刻意种桑树，但桑树与构树一样，生生不息，有土地处即有桑树。构树我们叫构朴柅的，灌木形状为多。冷不丁地，它们会在人力不及的拐弯抹角处兀自长成树。人们害怕充满野性的它与庄稼争地力，“恶竹应须斩万竿”的，尤其是对于构树，基本的做法是赶尽杀绝。仅从用材林而言，过去，我们村子人工种植有用的杂树分别是——椿树、榆树、杨树两种（白杨青杨）、槐树两种（国槐洋槐）、黄楸树、苦楝树和泡桐树，以及绿化荒山的柏树松树。上世纪70年代以前，山村还没有行道树的概念。2005年开始，大家决定编写村志《北洼村志》的时候，预设的内容第二章是自然环境，其第二节讲生态植被，分野草、野果和灌木、乔木两个部分。我们很认真集中了一下树木、草木的名字，发现有种很特殊的灌木，包括支书和退下来的会计，竟然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。这个时候，我在老家上学时的老辈，我的爷爷奶奶那一茬人基本没有了。没有长老可以询问。

此灌木植被面积不大，却联系着村子的水利史、采矿史和搬迁史。《北洼村志》记载，1958年春季，县政府发动好几个地方的人，集中到山里来，在北洼村开工修大水库——将素来叫东河的弯弯曲曲的一道山涧拦腰筑坝，把汛期的山洪截住，企图赖此解决山区人畜吃水困难。但三年不到，上级又下令把这个水库扒掉了。而水库完工的时候，指挥都在大坝西头的高地上，特地修建了一个纪念亭，并立碑两通，刻了碑文与光荣榜。村人形象地叫它八角亭。已经是1960年代后期了，我们放学或割草的时候，跪骑马爬，尽情在八角亭和距此不远的那棵号称“天生树”的大栎树上玩耍，八角亭凸起的地基上长满了那带刺的灌木。

后来山里驻扎部队，得到驻军帮助，打深并提水上来，修了好几个石券的大蓄水池，村里开始通自来水了，有个最大的蓄水池取代了曾经的八角亭，八角亭和石碑被无情拆去挪作他用。80年代，开矿采煤之风蔓延，集体与个体竞争开矿挖煤，不几年就将地下水系统破坏了，大小蓄水池没法可蓄，逐渐废弃坍塌了，老村也不能住了。于是，搬迁老村建新村，从祖祖辈辈住窑洞改成住瓦房，而新村恰巧就在天生树和曾经的八角亭旁边。1985年立碑记载新村落成。这样一来，那种原本不知名而带刺的灌木，就暴露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了，不过村人对它熟视无睹。本家一个出了五服的嫂子，她的公公我叫来荣伯的，肚

子里故事多。因为建设新村而和我们成了近邻，一次说起闲话来，我指着那灌木问嫂子，她听老人说名叫铁篱寨，还特别说明它的叶子可以喂蚕。我不满足于铁篱寨一名，下决心弄清楚这东西的确切植物名。我想，之所以方圆多少里没有这种东西，或许是当年庆祝水库竣工的时候，主事者特地从别处移植于此的。

《北洼村志》已经出来了，而我的机缘得益于过后的一次远行——我第二次游北京西山的潭柘寺。这一次，细心阅读了其中的碑刻与有关说明，忽然一下子就知道了柘树，所谓“南檀北柘”的，并在古诗的岩石间认识了和老家一模一样的带刺的灌木，将二者对上了号。恍然大悟之后，再读古代的《救荒本草》和当代的《河南野菜野果》，它们一脉相承，同样有桑有柘。

周王曰：《本草》有柘木，旧不载所出州土。今北土处处有之。其木坚劲，皮纹细密，上多白点，枝条多有刺。叶比桑叶甚小而薄，色颇黄淡，叶梢皆三叉，亦堪饲蚕。绵柘刺少，叶似柿叶，微小。枝叶间结实，状如楮桃而小，熟则亦有红蕊，味甘、酸。叶味微苦。柘木味甘，性温，无毒。

其救饥方法：采嫩叶爆熟，以水浸淘，作成黄色，换水浸去邪味，再以水淘净，油盐调食。其实红熟，甘酸可食。

这么说，北洼村的是枝条多有刺，且有白点的那种柘木了。可是，我们并没有见过它开花结实。

《河南野菜野果》记柘树的地方名即小名，曰柘桑（商丘、柘城），曰铁捻针、疙针棵（开封）。其分布于全省各地，豫东平原多为栽培，常作篱笆墙。

以柘木多刺而用作篱笆墙，分明也可以叫铁篱寨了。例如枳树枳刺，它在很多地方叫铁篱寨。巧的是，5月里桑葚红了，孙荪先生有回在微信里吆喝大家去他的“官渡草堂”摘桑果，他在中牟的别墅隔一条河，树林里有桑有柘，而柘树如桑，桑葚红紫落地之时，柘树的小球果也变红黄，这就是周王说的绵柘了，只不过孙先生不知道柘果实同样可食。彻底地弄清了柘树的身份、名字后，我如释重负，立即分享给村里人，并当面给那位嫂子点赞。

一如老家人的生活史屡有变迁，北洼村现在除了儿童养蚕玩耍，大人不再养蚕和缂丝。同样，村子的树木志和植树史也有了不小的变化——银杏、竹子、大叶女贞、梧桐，这些旧年不曾有的绿化树和风景树都有了，而且还有不小的一株喜树，而喜树是长江流域的标志性植物。今年清明节，我们弟兄几个约定提前回老家上坟，我从郑州赶回去，一连两天在村子周围和村里徘徊，野桑出叶了，而柘木柘刺才发芽。三十年前搬迁过的新村变老村，两层楼的院落起了好几座，还有人继续在拆旧屋起新屋。而我又有了不认识的树木——我们家前院，一户人家门前有棵被截头的小乔木状似灌木，嫩绿稠密的小叶子上面刚开过花，我真的认不出它是什么树。还是那位嫂子，她说这是棵鬼见愁。植物志里的鬼见愁即无患子，而各地名叫鬼见愁的植物我也是见过一些的，例如扬州市区古运河东岸的普哈丁墓园里，长着很醒目的一种灌木，扬州人就叫鬼见愁，可它们完全不同于眼前的这一棵鬼见愁。

嫂子已经满头白发，比我的奶奶——当年既纺花织布，又抽丝剥茧，并且翻山越岭卖布卖丝的硬朗的奶奶年纪还大了。

2018年4月12日雨中于甘茅居

2017年夏天的法国、意大利音乐之旅，我重点关注的是意大利国宝级巨擘威尔第。我们一行相继朝拜他在布塞托附近的小村庄隆科莱的出生地、以他名字命名的剧院，而内容最丰富的是威尔第国家博物馆，那里不仅有他大量的生平介绍，而且展示了他主要歌剧的人物服饰、舞美造型、艺术特色等，声像结合，丰富多彩；如果带上耳机导赏仔细参观，起码可以花上一整天时间（有二十多间展厅），真像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威尔第歌剧史。印象深刻的是有一间展厅挂了多幅画像，都是与威尔第关系密切的家人、亲朋好友，包括他的两位妻子：玛格丽特·巴列兹和朱塞皮娜·斯特雷波尼，曾在事业和家庭上支持过他的岳父安东尼奥·巴列兹，一度被传为绯闻女友的捷克女高音特蕾莎·斯多尔茨……多少年过去了，他们现在安然同处一室，朝夕相伴，其中的故事颇为暖心。

威尔第年轻时在乡村当乐手，经常被社团主席安东尼奥·巴列兹请到在自己家中举办的沙龙中演奏。巴列兹是个杂货商，也能演奏多种乐器。他很喜欢威尔第，两人的关系情同父子。在家人般的交往中，威尔第与巴列兹的女儿玛格丽蒂很自然地恋爱了。1836年，威尔第与玛格丽特·巴列兹结婚，后生有一子一女。但很不幸，在短短的两年中（1838-1840），他的一双儿女和妻子相继染病而死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就在他的家庭生活遭到重大打击时，他刚起步的歌剧事业也遭遇滑铁卢——他的第二部歌剧《一日之王》首演失败，米兰观众嘲讽道：一日之王？还不到一个小时呢！

威尔第几乎崩溃。他决定放弃创作。他的人生一片黑暗。但当时的米

# 他在这个春天离开

——忆恩师李时人先生

赵荔红

1993年3月，第一次见到李时人先生。

去参加研究生面试，有小小的紧张，还带点好奇。未来前行路途中，我们并不晓得会遇见谁，是谁，将引导并改变自己。春天的早上，我的授业恩师已然等待在文学所小楼，我正向他走去，却还不认识他。

房间烟味浓重。先生坐在一排书架前，一张油漆剥落的旧书桌，桌上叠纸，一支笔，一截掐灭的纸烟逸着余气。低低木头窗户，紫玉兰枝叶遮掩了半扇窗。我孤零零坐在他对面椅子上，偷偷看他——一个敦实精壮汉子!!与我想象的瘦弱白皙书生不同：头发乌黑微卷，眉毛粗浓，单眼皮，皮肤粗糙略黑，像是个劳动者，身上混合着粗朴而文雅的气质。他嘴唇紧抿，嘴角有一道疤痕（至今不知他何时因何留下），这让他显得严峻。奇怪的是，我并不怕他。因为他的眼神柔和而宽容，含着隐隐的笑意。他甚至有点害羞局促，倒好像不是我来面试，而是他自己进入考场。

提问与回答过程，大多忘记了。只记得先生问我，在复旦本科读的是政治学，为何要报考古代文学专业呀？我答曰喜欢，自己胡乱旁听些中文系课程，又胡乱读书，逮什么读什么。先生就笑起来，朗声说，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



红棉绶带（国画） 喻继高

训练，思维开阔，能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鲜血液；又说，喜欢读书最要紧，乱读书更好。那一瞬间，春天的年轻的光亮斜斜入窗，静谧空间，流动着香氛，我能感觉，与先生心意相通。假如先生取中我，或许就是冲着我身上有那么一点点对读书的热诚与单纯吧？后来知道，先生自己就是旁听杂收、乱读书出来的，一个人搞研究，热爱第一要紧。

先生前半生，具传奇色彩。他上世纪60年代进高中，后学业中断，辗转在运输队、工程队、玻璃厂当工人。干粗活之余，先生不辍读书，但得书籍，便偷偷阅读。到1980年，先生前去报考研究生，却因其才华卓异，被徐州师范学院直接聘为教师；1986年，又被破格聘为副教授；1989年，他调到上海师范大学，于1992年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，199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。

我参加面试，正是1993年，我与师兄，成为先生的开门弟子。在我惴惴不安前去面试时，先生也正好奇于他的第一批弟子会是怎样的吧？这是他害羞局促的缘由？先生后来招收了百来个硕士生博士生，他们，对先生的记忆，一定与我的不同。

时隔二十五年，我很想问先生当时的想法，告诉他春天那场面试我的感觉，却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先生病重，握

着我的手，失声哭泣。在我眼中心里，刚强、严峻、端谨、矜持的先生，一个巍然不为各种所动的男子汉，竟在我面前，弱小如婴孩。我无法知道先生此时想到些什么，或许，看见我，先生想起了他青壮年的种种抱负？是念及他开门收弟子的第一个春天？还有对他未完成的学术研究计划的心有不甘？

每周有一二天午后，师兄朱振武都会用自行车载我，前往先生位于钦州南路的家里上课。自行车滑行校园，闪过一座座楼房，花树的婆娑开落、道路的弯曲平直，一个个瞬间，串成我的青春岁月。

上课时，一般是就老师开列的书籍，我和师兄先分别讲谈阅读体会，先生最后点拨、提升。先生主张因材施教。比如，比起本科古代文学出身的，我的阅读面较为广杂，长于理论思辨，先生鼓励我发散思维，畅所欲言，但有片言只语出新跳脱，先生就很高兴。但他又强调立足文学、贴近文本，否则研究就好似建立在沙盘上，基础不牢。就我所长，先生鼓励我论文做《冯梦龙与晚明思想》。又具体指导：读“三言”时，强调关注明代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变迁；研究冯梦龙经史思想，强调关注当时思潮。论述思辨之外，先生又要求我立足文本，做好考据功夫，诸如比对“三言”与宋元话本的关联，考察文言与白话的互为演变；考据冯梦龙交游，寻找其与晚明思潮之关联。先生主张，研究与创作，都要立意高远、下笔有据、思辨严密、博通精微。

与教学一样，先生自己做研究也主张：考论兼得，博通精微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先生偏重撰文论说，《西游记考论》《金瓶梅新论》等，在业内广有影响。近二十年，他几乎将所有心血扑在两套大书的整理编撰校订上。《全唐五代小说》，再版为八卷本，是一部可与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鼎足而立的唐代文学三大总集，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了重要的整理、积累、铺垫。先生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”，搜罗出明代文学家二万余人，编著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明代卷》160万字，为明代文学家三千多人撰写词条，大大推进了明代文学研究。

恩师生于春天，逝于春天。

先生没料到，再次进医院一呆九个月，竟至一病不起。他在病床上，完成了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明代卷》校样审读，得见这部耗费十几年心

血的大书出版。他虚弱地向我伸出四根枯瘦手指，那是指业已交稿、年内即将出版的四部书：《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》《唐人小说选》《崔致远全集》《点石集》。但还有许多计划未竟：“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”即将结项；“宋元小说全编”“明人序跋集”等中期目标、“中国小说史”等学术远景均在筹划中……先生躺在病床上，心急如焚，他多想根除病源，回到书房工作。

“如何走出医院？”这是他对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
2018年3月28日上午，先生溘然长逝。望着面容平静，仰卧在病榻上一动不动的先生，我无端想起苏东坡的故事。苏东坡弥留之际，方丈要他想想来生，东坡轻声说：“西天也许有，空想来生，有什么用？”方丈还是要他想，他只说：“她强想就错了。”在东坡看来，是否有来生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生，生死之事，顺其自然。

四十多年来，先生品三国，论水浒，考西游记，证金瓶梅，校注游仙窟、崔致远全集，搜集全唐五代小说，考订撰写明代文学家，又关注唐诗话、文苑、讲经文、佛典，著述达二十多部。先生的今生，足够努力，足够圆满。

先生喜欢在家里而非办公室给我们上课。有时讲得起兴，眼睛会闪闪发亮，还会撸起袖子，手臂乱舞，边抽烟边讲，嗓门越来越响……在别处做事的师母听到了，便会叫起来：轻点哇，烟灰不要乱弹哇……一下午转眼过去，有时拖到晚饭时间还没下课，师母就会留我们一道吃饭。

师母烧一手好菜，性子活泼，老师很是宠她；她说话清脆如珠玉落地，先生此时只是唯唯不语，微笑静听。先生好抽烟，也喜欢酒，我们会陪着喝一点。好几次，遇见何满子先生来，留晚饭，我与师兄叨陪，炒菜落锅声闹，葱姜爆炒香气，师母笑盈盈上菜，有老师必不可少鱼，有他爱喝的洋河。何先生多喝了几盅，乐得像个孩子，兴之所至，谈古论今；先生此时，也不若常时那般端谨，一手执烟，一边饮酒，谈笑晏晏，不时豪放大笑，黑宽面庞微微泛红，眉毛更为粗浓，很有点《水浒传》中梁山好汉的风神。

我猜想，我们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，遵循的是传统师门传承。孔子与弟子，起坐饮食一处，歌唱奔走相随。我们与恩师，虽无法时时坐相随，但先生秉承传统教育，以为师长不仅要在知识层面传道业解惑，更要在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；弟子的学习，也不仅在文字知识上，更在于实践中、在日常生活中受先生潜移默化。在传统师门关系中，师父如父，师母如母，李根当时年仅10岁，即是我们的幼弟。若如现代教育，老师与弟子的关系，仅在课堂上，离开课堂，即是独立自我。近年更有因师长叫弟子做点杂事，即被媒体诟病为“奴役学生”，大加鞭笞。导师固然不应过分使唤弟子，但在传统师门关系中，师生之间的生活是相当亲密的，这种亲密，如今想来，是多么难得的温暖。

2018年4月1日初稿完成于先生书房，定稿于4月3日恩师生日



红棉绶带（国画） 喻继高

得的高寿了），可以说是与斯特雷波尼密不可分。附带提一下，威尔第与岳父安东尼奥·巴列兹后来也和好如初，并保持终身友谊。

然而，威尔第与斯特雷波尼漫长的爱情也并非一帆风顺，其间也有“小插曲”。大约是在1871年，威尔第与扮演他歌剧《命运之力》中女主角雷奥诺拉的捷克女高音特蕾莎·斯多尔茨发生暧昧恋情。比威尔第年轻20岁的斯多尔茨甚至解除了与男友的婚约，与威尔第在外地演出时间进同出。目睹此景，斯特雷波尼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可能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惨痛的时刻。斯多尔茨今天来了，她是那么美丽。黑暗、黑暗，我的面前一片黑暗……”但悲伤的斯特雷波尼并没有失控，她写信给威尔第：“请想一想，我，你的妻子，从不在意以前那些流言蜚语，但在这时，我们正过着三个人的生活。我有权利，即使不能要求你的温柔，也至少可以要求你的尊敬。”请看，这信写得有多水平。

事情的转机颇富戏剧性。当威尔第的“三角恋”引起社会沸沸扬扬的议论时，两个都深爱着威尔第的女性非但没有斗得你死我活，反而联合起来，一致对外，维护威尔第的形象。斯特雷波尼也以她的智慧妥善处理与斯多尔茨的关系，不仅顺利解决了危机，而且两个人之间还产生了姐妹般的情谊。这真是威尔第的福气。斯多尔茨对威尔第怀有一种深深的依赖感，与男友断交后，她一直居住在威尔第庄园附近，经常来往，保持终身友谊。威尔第去世半年前（这时斯特雷波尼已离世），写信给斯多尔茨：“请为我保持你的爱，也请相信我对你的巨大的光明磊落的爱。”

两个相爱的，并不都是完人，关键在于能相互理解、包容和欣赏。威尔第脾气急躁、固执、易怒，还有些贪财，但斯特雷波尼欣赏他有着“天使般的心灵”，不仅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威尔